

# 散落在时光中的片段

□张亚亚

过年回老家，把母亲接来宁波。自工作后，与母亲相处的日子寥寥无几，内心总觉歉疚。这次一定与母亲呆时间长一点才好。

十多年前，母亲也来过一次宁波，后来家中忙碌，邀她过来，她便一再推延。那次来宁波，母亲第一次坐飞机；带她去普陀山，第一次坐的轮船，内地的她更是第一次看到大海。还带她去上海玩了一次，登上了东方明珠塔逛了外滩看了蜡像馆。母亲心潮澎湃，她回去给村里人说，亚跑得可远呢，一直跑到了海边边去了。村里行动不便坐轮椅多年的李大爷大吃一惊，不觉又详细询问，外面的世界啥样儿，海大吗？城里有啥好玩的？听说坐飞机就钻云里面去了，是不？那时候母亲俨然成了出门一趟见过大世面的人。

后来碰到疫情，想带她过来住段时间，总觉得不能好好照顾她。我是一名医务人员，那时候整日扑在工作上，有时候长时间不沾家。母亲则非常自豪，让我放宽心工作，别想这些个小事，并且自豪地对别人说，我家两个娃干的都是治病救人的事。弟弟也是医务人员，那些年也是忙得晕了头，我们对母亲忽略诸多，母亲却不以为然，反而“骄傲”得不行。

这次回到家，看到母亲腿脚不大好，我正常走路，她便跟不上，需等她一会儿。忽然觉得我所期待的与母亲漫步西湖边、共看六和塔，再不抓紧时间似乎越来越难了，于是便早早订好机票，让她没有拒绝的理由。

与母亲在一起，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讲村里的许多事。这些年村里走了好多老人，也诞生了好多孩子，娶进了好多媳妇，嫁出去好多女儿。年轻人都进城挣大钱去了，房子也大都从原来的土房子变成小洋楼，往昔记忆中的模样一再更新，以至于我走在村子中摸不着北，围成一圈玩的小孩看到我问：“你找谁？”我只好说：“我不找谁，我就转转。”那一刻仿佛我不是这个村长大的，是一个异乡人似的，不觉有些惆怅且不平。不管如何，现在过年能回去我还是回去，看到一再更新的好光景，也慢慢适应过来，高兴之余也就记忆中那些带着乡里乡情的场景不时搅入入梦，让人怀念了。

母亲来宁波，我们都上班的时候，她在家一个人肯定寂寞，电视抖音她不喜欢看，我便给她弄了两幅大大的十字绣。她是十分喜欢绣十字绣的，果然十分兴奋，跃跃欲试，“我一定要把这两幅给绣完了。”她说。我舒了一口气，果然找对了事。

晚上吃完饭聊会儿天，我跟母亲一人一幅开始绣，我错格错线少不得被她笑，“年纪轻轻的眼神儿咋不行呢？”母亲疑惑地说。其实我只是没有太专心，母亲边绣边给我说村里这些年的事，不受任何干扰，而我一听心一动，不停神游，不错才怪。母亲知道我爱听村里的事，便絮絮不停，我听着听着也不绣了，觉得时光温暖，这样子守着母亲，真好。很多时候母亲也不说话，专心绣她的，我也专心绣我的，时光静默，感觉到彼此陪伴在身边，便觉得很好，心里也很满足。

还记得小时候在家，夏天的晚上会睡在晒得热乎乎平房顶上，铺的一张席子被晒热的水泥地烘得热乎乎的，躺在上面十分舒服。眼前则是一幅浩瀚璀璨的星际图，漫天的星星，在夜里热热闹闹地挤在天上。那时候就觉得神奇，天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星星，也不掉几颗下来。今年回去，还能看到很多星星，仿佛时光悠悠四十多年，我如一只小小的萤火虫，遨游于天空星际中，转了一圈，又回到曾经幸福看星星的孩童时刻。

时光仿佛又瞬了一瞬，我便“倏”地又过了四十多年，似乎无所获得，又似乎收获满满，然时光流经处，总有那么些东西深刻地留下，让我们对往昔怀念，对今夕更加珍惜，对未来充满希望与畅想，对生活也更加的热爱。

## 肥皂

□孙武军

从小用肥皂，洗澡都用。黄褐色、坚硬、长方形，像小砖头一样，边缘有些锋利。新肥皂擦在身上，有些疼的。那时候买肥皂要肥皂票，一张票一块肥皂，好像也有一张半块的。母亲有时也舍不得一下用一块，就用纳鞋底的麻线，把一块肥皂从中间剖开成两块。

好像只有这种肥皂叫肥皂，还有一种叫香皂，小而圆角有香味，比较高级，舍不得用的。老肥皂现在少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透明皂。香皂一直有的，花样更多。母亲现在洗澡还是要用香皂，不习惯用沐浴露。

用了这么多年的肥皂，一直没想到，它为什么叫“肥皂”？它又不肥。有人说，做肥皂要用油脂，所以叫肥皂。那也应该叫油皂，或脂皂，不会叫肥皂。总之，不想没问题，一想就奇怪。

今天读到了南宋庄绰的笔记《鸡肋编》，有一则说到：“浙中少皂荚，澡面浣衣皆用肥珠子。木亦高大，叶如槐而细，生角，长者不过三数寸。子圆黑肥大，肉亦厚，膏润于皂荚，故一名肥皂。”

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“肥皂”一词南宋时已有。近代用油脂和氢氧化钠制成的化学制品与肥皂果，二者完全不同，但因洗涤去污的功能相同，就沿用古称“肥皂”了。

对肥皂树从小就十分熟悉，就在路边。冬天掉下满地的果子，黄色或棕黄色。总是像踢球一样去踢走它。而捡起它剥下厚厚的肉，使劲揉搓就像肥皂一样滑腻，有水则会起泡沫。农村拿这果子在

河埠头用槌衣棒捣烂洗衣。一直叫它皂荚，原来错了。皂荚树的果实是像豆荚一样，而这种树的果实则像桂圆。

肥皂树学名无患子，和桂圆、荔枝同属无患子科，果肉含有无患子皂苷，在没有化学工业的年代，可以用来当主要的洗涤清洁剂。肥皂树在我国长江以南常见，各地有油患子、木患子、苦患树、假龙眼等许多名字。

肥皂树树干通直，枝叶广展，绿荫稠密。到了冬季，满树叶色金黄，故又名“黄金树”，是彩叶树种之一。秋冬果实累累，橙黄美观，是绿化的观叶、观果树种。海曙公园边的高塘路，就用肥皂树作行道树。而小时见到的肥皂树，多长在农村田野之间。

庄绰还说，京师开封取皂荚子仁煮过，以糖水浸食，谓之“水晶皂儿”。靖康之难后宋高宗南渡，金兵也南渡追击。高宗车驾逃到绍兴、宁波，虽然狼狈，但是随行的北方人，竟有取肥珠子用糖水浸食。不过，吃的人多得了腰痛病，当是因为其性寒。《本草》不载，竟不知为何木。

到了明代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了无患子，说有肥珠子、油珠子、菩提子、鬼见愁、木患子等多名。俗名肥珠子、油珠子，是因其实如肥油而子圆如珠。“子皮微苦，有小毒，主治洗垢，去脸面黑气。开喉痹。洗头可明目。子中仁煨食可去口臭。”

鲁迅先生也写过《肥皂》，小说，一九二四年。四铭给四铭太太买了一块葵绿色香味浓的洋肥皂。四铭太太本来洗脸还是用皂荚子。为了是谁要买两块肥皂给女乞丐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这事，四铭太太和四铭吵了一架。第二天早晨肥皂还是用了。四铭太太用它擦脖子，肥皂的泡沫高高地堆在两耳后，先前用皂荚时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沫。

总第7267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